

# A Biographical Sketch of Professor Chien Mu

# 錢穆教授傳略



國史大師—

李木妙◎編撰



998195

# 國史大師 錢穆教授傳略

李木妙 編撰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

##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

---

著 者 / 李木妙

出 版 者 /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人 / 林智堅

副總編輯 / 葉忠賢

地 址 /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5樓之6

電 話 / (02)3660309 3660313

傳 真 / (02)3660310

登 記 證 / 局版臺業字第4799號

印 刷 / 偉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 / 聲威法律事務所 陳慶尚律師

初版一刷 / 1995年6月

I S B N / 957-9272-15-8

定 價 / 200 元

---

本書由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

---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

金耀基敘題



倬  
波  
雲  
漢

奉題

李木炒先生大著

錢穆教授博署

甲戌冬月梁季江



吳昌碩印

浩然存

錢穆大師遺墨

浩然存  
葉錦宣題

錦宣題

銀

臉

我

喬

進

因

之

我

多

情

李卓炒



敬矣

## 梁 序

一九九五年，適值錢穆（1895——1990）教授誕生一百週年，新亞書院要籌劃一個研討會，配合紀念，李木妙先生這本傳略，正好用作適當的參考資料。

兩年前，當李先生對我談及他正努力苦幹、還未完成的《錢穆教授傳略》之時，我對他表明個人的希望：祈望他的大作不單只讀古書、唸中文、中史的朋友能看，其他外行的人，其他對中國文化認同、嚮往的中國人都能看，均能從閱讀之中，認識中國當代史學、國學的巨匠，認識多一點中華傳統文化。

我祈望的，說不定出自個人的需要。我們以專業技術謀生的，在求學的年代接觸中國傳統學問的機會少之又少；任職之後，以香港業務節奏之緊湊，參與項目之多，服務、教學、科研，已經喘不過氣。若要站穩席位，在本地、外地周旋，必須格外努力，哪裡還有抽身多認識傳統學問的機會？另一方面，自出娘胎之後，便深受中國文化陶冶，任你西化到什麼程度，只要你用的是中國字、看的是中國書刊、交往的是中國朋友，那你根本便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怎樣也洗脫不了。你的思想方法、價值觀，沾染著傳統文化的風采；無論高見、偏見、宏論、怪論，都必然帶著傳統文化的味兒。舉例，今天仍廣泛可見晚輩敬老，不正是傳統孝道的現代體現嗎？再如嚴父蠻夫的專橫，他們目空一切、信心十足，何嘗不是傳統家長式專制的遺留現象呢？

現代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切宜加強認識。無論課程之內，傳統文化的成份怎樣特別保留，除了專門進修之外，比重自然有限。要不斷認識自己，不斷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惟有倚賴個人的不斷努力，尋求適當的參考資料，適當的業餘進修機會。

我們舉辦一個紀念錢穆先生百週歲活動，正是帶著一個提供普及資料、普及學識的願望。活動之中因此包括學術性研討（那將以學者為主要對象），公開性講座、小規模展覽會、論文比賽等項目，而李木妙先生的《錢穆教授傳略》，與我們的工作恰有異曲同工之處。他仔細地紀錄了錢先生的生平事蹟，詳細地收集錢先生的著作目錄，並作了提要記述，對未能閱讀錢先生大作者，提供了實際的幫助。提要和簡述當然不可能傳達原著的全部內容，可是對未讀聖賢書，而又有興趣認真地渴望加強中華文化認識者而言，確實供給了取巧但又實用的資料與引介。

開筆我已聲明未讀聖賢書，對文、史、哲均外行，怎能為《國史大師錢穆教授傳略》寫序呢？從李先生的立場看，錢氏幾經艱苦和挫折，創辦了新亞書院，開展了他復興中華文化的基業；作為繼承錢先生的新亞接班人，有責任為《傳略》說幾句話，這方面的邏輯是可以接受的。認識到錢先生苦學、自修成功的歷史，也許外行的我，在履行任務的當兒，不必太拘泥學問專業的背景吧。我們外行的未必領略老師的古籍研究，歷史和哲學的分析，但起碼直接和間接地目睹先生“手空空，無一物”，努力創業，以“千斤擔子兩肩挑”的精神，把今天的新亞書院締建起來。我們在感謝祖師

之餘，深受他的國學成就感染，能不奮發，仿效他老人家的問學精神，去多了解、多認識中國文化嗎？

錢先生榮獲當代公認推崇的成就，在史學、國學等方面。他老人家晚年，自認為最重要的發現和心得，卻屬於“天人合一”觀。西方文化把“天”和“人”分開，“天”的偉大凌駕於“人”；“天”的實際體現，見諸西方宗教，即屬於基督教系統的宗教，“人”必須拜服於“天”，才得幸福、得永生。錢先生指出：中國文化傳統之中，“天”“人”一體，人的思想行為不斷充實，趨向高尚，永不休止，於是昇華到“天”的境界。“天人一體”，屬於積極進取的人生觀。中國古人一直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在把兩者合而為一。錢先生深信，中國文化中的這點精髓，對世界人類未來的貢獻，無可比擬。

我們未讀聖賢書，憑著記憶中的一點孔夫子、印象中的一點《齊物論》，亦能領略錢先生的“天人合一”觀。錢先生的一生，從卑微中奮鬥、努力不懈，永不言倦，而最終獲得卓絕成就，對我們來說，是最有力的“天人合一”的體現和明證。新亞書院幸獲偉大的創辦人，他的教誨，更超越了專業的範圍，超越了文化、種族隔膜，直接給我們指出一條光輝的人生大道。

新亞書院院長  
梁秉中序於香港中文大學  
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

## 自序

國史大師錢賓四教授不幸於公曆一九九零年八月卅日捐館台北，噩耗當晚經由電子傳媒播出，木妙即以沉痛的心情通宵整理八、九年前舊稿——錢氏傳略；同時在新亞師長的鼓勵下，補編錢氏年表、錢氏著作目錄及錢氏主要史學著作提要，刊布於近期《新亞學報》第十七卷（本於十六卷發表，因人為及印刷問題一再推延至今仍未面世）。

先生歸道山後，除香港的《新亞生活》、《法言》、台北的《聯合報》、《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傳記文學》、《亞政評論》紀念特輯及若干報刊評論、零散悼念文章之外，至今並未有關錢氏生平結集；木妙編輯前述文字，並蒐集先生生平若干照片，以表示對一代史學宗師深切的懷念與哀悼。

拙作標題以“國史大師”尊稱先生，僅因筆者是歷史專業出身，平時拜讀錢氏的史學著作較多，對他這方面的成就與貢獻印象較為深刻，至於錢氏其他方面的著作雖略有涉讀，但因個人學淺，不敢妄為論列。當然，對於各界學者推崇錢氏為“國學大師”，木妙是絕對同意的。

本書在輯寫過程，除承蒙業師全漢昇院士的鼓勵之外，嚴師耕望院士、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遂師耀東教授、新亞研究所總幹事趙濟先生尤為多所提示，而香港樹仁學院文學院院長兼前歷史系系主任湯師定宇教授則為本書撰作的原始鼓動者；書成又蒙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賜予封面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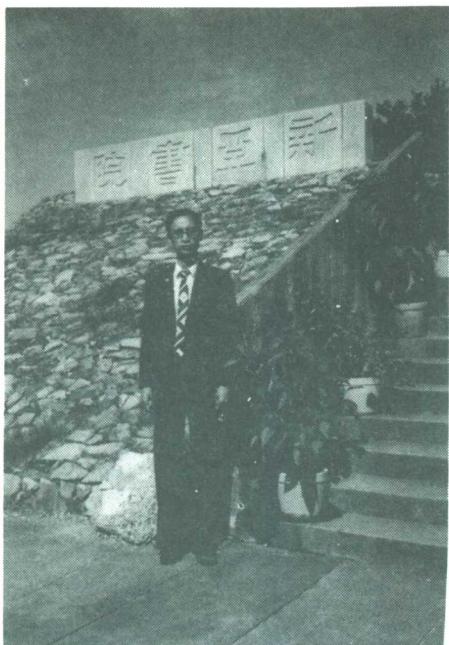
字，香港新亞書院院長梁秉中教授賜序、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趙師令揚教授、何師沛雄教授、陳耀南教授、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何佑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唐端正教授、嶺南學院胡詠超教授、中研院史語所何漢威博士、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林榮祿博士、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張偉國博士、香港浸會學院歷史系李金強學長等提供寶貴的意見，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潘國駒博士、吳可雨先生及諸位先生、女士等的籌劃，特此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書中有關的資料，得到台北錢胡美琦師母、蘇州錢輝師姐，國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國立政治大學社會資料中心高玉泉先生、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室秘書韋太、新亞書院院長室秘書雷太、錢穆圖書館林瑞成先生、新亞生活發刊室、新亞研究所圖書館館長羅馬德敏師母、李太、新亞校友夏仁山先生、香港大學圖書館香港資料中心、中文系秘書羅世略先生、鄭振偉、黃啓華、陳志明、郭鵬飛、杜宗蘭、陳劍雄、曾漢棠等學長的協助或提供資料，書成又得錢師母、錢行師兄審閱本文，糾正不少漏誤，一併於此鳴謝。又香港嶺南學院文史系許振聲、張志堂兩同學協助電腦中文文字輸入，新亞研究院史學碩士班研究生楊映輝、楊嘉俊、祁志偉同學協助校正本文，及新亞、港大、嶺南、樹仁等其他師友、同事、同學的鼓勵，亦感激不盡。筆者才疏學淺，而輯刊倉卒，錯漏難免，敬祈各界學術先進，不吝賜教。

辛未年仲夏 李木妙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



錢賓四先生紀念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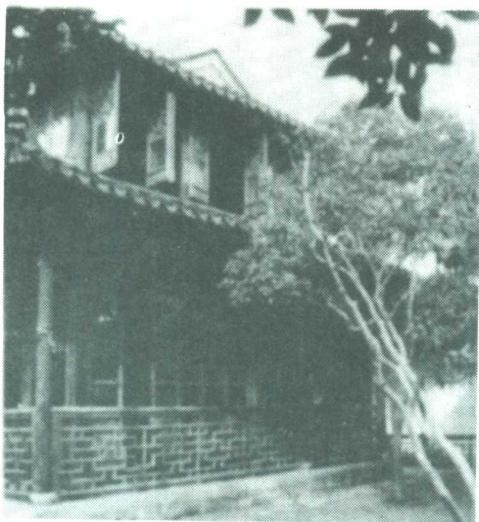


筆者攝於錢穆先生  
手創的新亞書院

錢穆先生手創新亞  
書院桂林街校舍



一九四九—五六六年在桂林街之校舍



蘇州耦園故居



筆者攝於戰時錢穆故居 - 蘇州耦園



1940年夏 錢偉長赴加拿大前與錢穆先生合影於上海



桂林街時期的錢穆先生（1949-1956年）



錢穆先生攝於聯歡晚會上



錢穆先生與第一屆音樂會師生合影